本书当然已经跻身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之列，但其对学界尤其是美国的学界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对其他人的影响。一般的读者（比如笔者），从本书中最大的收获或许用一句话即可概括：重视社会结构的作用。乔恩·威特在《社会学的邀请》中的概括也不错，“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分析作为个体的我们与塑造我们生活的更大的社会和历史力量之间关系的意愿和能力”“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历史’不仅意味着我们所处的时空，还意味着我们从中发现自己并获得资源的相关能力”。

另有近大半的篇幅，作者米尔斯主要在对当时美国社会学界所存在几股并不合适的流行趋势进行批判，作者的看法当然很深刻，但作为读者的我们却不知道这些趋势当下是否仍然存在，或者在美国学界之外亦有流毒。不过既然学界愿意将本书视为社会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那么即使作者所批判的现象没有完全的改观，至少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朝着作者所期许的方向努力。

本书剩下的部分则是作者“有关社会科学承诺的一些更具建设性甚至纲领性的想法”。如此，则不难看出为何本书的影响力主要是在社会学界了